

音乐梦圆壮志酬，辛劳半世未空流。欣然社会公评价，再奋征鞍岁月稠。

我的音乐春秋

- 童年的音乐梦
- 寒窗苦乐吟
- 琴韵荡城乡
- 跋涉之歌
- 足迹声声
- 观摩学习
- 学术交流
- 桃李飘香
- 音乐梦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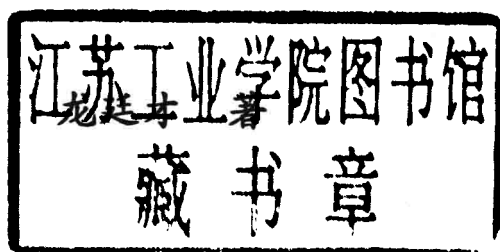
◎ 龙廷才

黔东南州诗词楹联学会
编



黔东南诗词丛书

我的音乐春秋



黔东南州诗词楹联学会 编

黔东南诗词丛书

书 名	我的音乐春秋
作 者	龙廷才
主 编	黔东南州诗词楹联学会
责 编	王大为
校 对	王大为 龙廷才
开 本	889 × 1194 1 / 32
印 次	200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200册
刊 号	黔新出 [报刊] 2007年连续性 内资准字第081号

工本费：人民币12元

凯里市同兴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前言	1
----	---

我的音乐春秋

引言	1
童年的音乐梦	1
寒窗苦乐吟	4
琴韵荡城乡	6
跋涉之歌	9
足迹声声	15
观摩学习	23
学术交流	26
桃李飘香	30
音乐梦圆	37
结语	40

附录（一）

龙廷才荣获国家一级作曲职称	杨卓光	41
成绩显著的龙廷才	缪澂海	42
介绍侗族音乐作者龙廷才	丁 甲	43
民族歌海采珠人		
——记侗族音乐家龙廷才	陶钟麟	44

音乐家龙廷才传略·····	天柱县文史办	46
魂系侗乡·····	陶钟麟	50
人生如歌		
——侗族音乐工作者龙廷才素描·····	杨卓光	66
在民歌的海洋里探索搏击		
——记民族音乐家龙廷才和他的音乐创作·····	杨明兰	68
《龙廷才歌曲选》出版·····	杨正豪	80
《龙廷才歌曲选》出版发行·····	杨明兰	81
龙廷才作品音乐会在凯里举行·····	王显杨	83
在“音乐家龙廷才作品音乐会”上的讲话·····	崔文玉	85
在“音乐家龙廷才作品音乐晚会”上的讲话·····	王德文	86
音乐家龙廷才作品音乐会节目解说·····	王立忠、龙廷才	88
龙廷才荣获我州首位全国艺术考级考官·····	杨卓光	95
愿一代代音乐新人茁壮成长		
——音乐家龙廷才业余少儿教学纪实·····	杨明兰	96
周末这里有场音乐会·····	杨昭敏	99
二胡声声献恩师·····	杨奎	100
别开生面的春夜二胡演奏会·····	盛国普	101
首次少年国庆音乐会成功举办·····	余浪	102
乐为家乡育新苗·····	杨昭敏	105
少儿国庆音乐会节目解说·····	龙廷才	103

附录（二）

凯里金秋展硕果

——黔东南州第九届民族文艺会演观后

·····	龙廷才	108
-------	-----	-----

简讯 黔东南举行两项首届文艺调演……………龙廷才 111

舞阳河畔 百花争艳

——镇远县首届民族文艺会演观后……………龙廷才 112

新时期继录、发展少数民族音乐谈

——出席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讨会的体会

……………龙廷才 114

简 跋……………119

我的音乐春秋

龙廷才

引言

1940年1月，我出生在贵州省天柱县高酿区地良村的一个侗族家庭里。在奶奶、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喜爱唱侗歌，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读过地良村、甘洞乡、高酿区小学和天柱民族中学。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我迎着阳光长成材，1959年秋经学校推荐考录贵州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主修二胡。1963年毕业，供职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歌舞团（原歌舞队）。40多年来，主要从事演奏、创作、教学、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及群众音乐辅导工作。为继承、发展和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做出了显著成绩。成为黔东南州第一位国家一级作曲家，第一位国家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教育家”。

童年的音乐梦



1957年1月13日
于天柱民族中学

侗族生来爱唱歌，歌声朗朗应山河。
口传心授养育我，迷恋音乐恁执着。

我的家乡——地良。群山高入云，溪水明如镜，茶山青青，杉林茫茫，花香鸟语，歌声悠荡。村子里能写会画的“土秀才”不少，尤其是能歌善唱的人更多。我奶奶很喜

欢唱歌，凡红白喜事的酒席上对歌都少不了她。父亲是方圆几十里享有盛名的“歌柱子”。大哥是寨上歌声格外动人的“玩山头”。我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学会了不少的歌，对吹、拉、编、唱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爱好。

在地良小学读书，我学习上进用功，成绩名列前茅，受到龙韬等老师的钟爱，1954年，龙韬老师调到甘洞乡小学任教，我和一些同学就跟随转学到甘洞小学读四年级。就是那年的农历6月，我们家严重缺粮，整整22天没见一粒米下锅，全靠挖蕨耙和糯苕度日，可是我仍然坚持上学。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父亲到锦屏小江借得20多斤小米，才侥幸熬过这道难关。夏去秋来，田里稻谷熟了，我也考取了高酿区完全小学。在高酿完小这两年，因家里经济困难不能住校。起初是住在街上腾姓人家，后改住在区政府对面打豆腐卖的姚家，后又改住在龙后生家。地良距高酿25里远，每星期六我都要步行回家拿米、拿菜或拿柴。其他费用基本上是靠我的哥哥龙廷标在高酿铁业社打铁支持维持着。1956年秋我以优异成绩从高酿完小毕业，并考进天柱民族中学。为了解决上初中的资金困难，妈妈摘下屋边那一串串成熟了的葡萄，一颗都舍不得吃，把它放在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装了几只鸡。她担在肩上，带着我到离家30多里远的锦屏街上去卖，得的钱到河边街给我买了一床5斤重的棉被去天柱上学。

天柱民族中学是我的音乐发蒙摇篮。至今还经常想起当时任音乐课的朱文霞老师，他那熟练的风琴、二胡演奏技艺和感人的歌喉，使我敬佩，使我倾动。于是，放假回家便亲自动手做起二胡，有空就学拉。不久，居然会吱吱哑哑地拉出了《东方红》。我把二胡带到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叹称好，并得到朱老师的点拨。有一次学校搞文艺晚会，演出歌剧《打猪草》，朱老师要我去参

加伴奏，虽然拉得不怎样，但我暗暗高兴。心想：哪时我能有机会专门去学拉二胡该多好！

1959年，是我的命运转折之年。那年正是全国“大跃进”的火热之时，我跟老师和同学们到坪地的地妹挑过矿，到溪口采过杉树种，到远口高扬搞过扫盲。每星期还要定期打猪菜，到摆头挑煤，到蚂蚁坡种土等。繁重的“勤工俭学”劳动，艰苦的“低标准”生活，丝毫没有动摇过我的理想和追求。一天，我刚从蚂蚁坡劳动回来，朱老师对我说：“省里来招学音乐的学生，你明天去参加考试”。第二天我正在工字楼二楼教室里上课，老师把我叫出来就在走廊上应试。我先用自制的小二胡演奏了京剧中《打渔杀家》开头的一段过门，接着又拉了一段花灯调。老师问：“你还会些什么？”我说：“会唱侗歌”。老师点点头说：“好，你唱吧！”我便放开嗓子唱了两首家乡的“玩山歌”，两位前来招生的老师听得很有兴趣。那位男老师情不自禁地用一把吊有钥匙的小刀在栏杆上敲起节奏，并要我学他一样地敲，然后用普通话向我提问。我用不很流利的汉语照实一一回答。两位老师点点头说：

“好啦，你回去上课吧。”考完了，我做着音乐梦，惶惑地期待着。

就在这年的农历7月，家里的粮食青黄不接，我跟父亲到离家10来里的归龙寨借谷。刚从归龙挑谷到家，得听对门寨旁有人喊：“有龙廷才的信哩！”。那时乡下是很少有人收到信函的。我跑去要信，因路远辗转的地方多，一封皱皱巴巴，四周都已破裂，用一根谷草捆着的信交到我的手中。我解开草绳，折开信一看，一张贵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赫然展在我眼前。此时，我高兴得泪水夺眶。因为这张盖有大红印章的纸将要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回到家，全家人个个睁大眼睛围着看。我录取的消息传开了，寨上的人说：“那是有根的喽！”

寒窗苦乐吟

负笈花溪夙愿偿，明师贤友聚一堂。

含辛茹苦勤奋斗，四载奠基受益长。

1959年秋，我要上省城求学，妈妈将家里稍好的一床棉被一裁两半，一半留在家里，一半给我作垫被。我返回天柱中学借得15元钱，父亲在下坎朋友家借得2元，自家凑了2元，打个简单的行李卷，从锦屏上车经镇远、贵定、贵阳到花溪上学。

作为一个地道的侗家娃的我，能顺利地撞开大学深造之门，的确是幸运的。可是紧接“大跃进”之后，正是国家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处于步履沉重而艰苦的时期。在校四年（1959—1963），我和同学们充分地领略了“寒窗”的真实含义。

我从侗乡来，汉语还说得不大准，常常引得同学们发笑，于是很拘谨。好在那些年代是以艰苦朴素为荣的，我一身蓝色的半旧衣服，穿了六月又冬天。学校见我困难，补助我棉衣过冬……使我感到学校很温暖。

学校起先安排我学吹长笛，可我偏爱学拉二胡。于是跟魏恩怀老师学琴约半年，魏老师患上了严重关节炎，由江鉴先生接教，后又由吴吉荣老师教授。二胡换上金属弦，手指一下不适应，我便用胶布缠着手指练。

那年代生活困难，特别1960年，粮食匮乏，到了“瓜菜代”的地步，有的同学熬不住而弃学返家。但学校依然照常平静地运转，大家不仅没有对吃不饱肚子有怨言，而且很有勇气和毅力去经受艰苦生活的考验。系里师生排练了大型歌剧《红霞》、小提琴协

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青年钢琴协奏曲》、《春江花月夜》等作品，在校内和省城演出。绿树怀抱的贵州大学校园依然生气盎然，大家坚信，国家的暂时困难时期很快会过去的。

我从小吃得苦，生活困难，可学业半点没有懈怠。家里无力资助，我就邀班上张世锡同学去给马车夫割马草，一挑可收入伍到捌角钱。就这样，每到星期天，我俩便消失在学校背后的军疗、工疗一带，晚上归来又潜心苦读。我父亲病重的消息传来，无钱买车票返家探望，只能用卖马草的钱买了一斤饼干，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寄去。后不久，我接到父亲的来信说，我的奶奶吴应团逝世了。我只能含泪奏起悲歌以致哀。

我喜欢民族乐器，更爱民族音乐。彭友珊老师精彩的民间音乐课，傅天满先生生动的作曲课，以及民族音乐家马可先生著的《中国民间音乐讲话》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1963年初，上海音乐学院高才生陈刚、何占豪同志到贵州大学艺术系联谊，讲解他们是怎样创作《梁祝》协奏曲的，并有幸现场聆听了俞丽娜精彩的演奏。怀念切切，情意绵绵，民族风格浓郁的《梁祝》，我惊慕赞叹，激动不已，决心要为家乡，为民族音乐而纵情高歌。1963年秋，我毕业了，四年寒窗也算是结束了。



1963年7月全班同学与部分老师于贵州大学艺术系大楼合影

琴韵荡城乡

回归奉献歌舞团，才艺展现城乡间。

琴韵悠扬真情涌，青春火红谱华篇。

我毕业那年，国家对院校毕业生的分配有政策规定：“以充实基层为主”。根据文件精神，学校决定分配我回天柱民族中学任教。对这决定我是满意的。因为我热爱家乡，热爱教师职业工作。可是我想：我是学二胡专业的，如果能从事文艺表演工作就更能发挥自己之所长。因此，我未到天柱中学之前，中途趁路过州府凯里的机会，去州歌舞团（原歌舞队）走一走，试一试，看看有没有万一可能之机会。9月上旬，

我来到州歌舞团玩了几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很本份，平易进入，二胡拉得好。因此个个对我都很亲热，听说团里很想留我。一天，团领导通知我说：明天我们团要向州领导汇报演出，邀请你参加出一个二胡节目。我非常兴奋。第二天晚上，我在大排练厅的汇报演出台上演奏了《山村变了样》和《丰收序歌》两首曲子，全场鸦雀无声。结束时，非凡的热烈掌声使我首次感受到音乐艺术



1975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
“全国民族文艺调演”留影

的特殊魅力效果。汇报演出结束，王跃伦副州长说：“拉二胡的那个小伙子很不错，把他留下来吧。”于是，从1963年10月16日起，我便成为黔东南州歌舞团乐队的演奏员，开始我的音乐事业。

到了州歌舞团，我激情满怀地奋战在苗村侗寨，艰辛耕耘在黔东南这块“歌舞海洋”的沃土上，为民族音乐文化事业奋力拼搏着。

首先是坚持基本功训练。常言道：跳舞的三天不练功身体就会发胖，唱歌的三天不练嗓声音就不通畅，搞乐器的三天不练手指头就变僵。所以，歌舞团的姑娘、小伙们，无论是在凯里还是在乡下，大家都非常注重“基训”。我刚从学校来，信心勃勃，当然是首当其冲者。在凯里，夏天每天早上7点至9点钟，冬季是7点半至9点半钟，为雷打不动的“基训”时间。下乡时，根据具体情况“基训”时间自行安排。

在“基训”时，我很讲究方法：按正常规律循序渐进地练好练习曲；结合乐曲和演出谱中的难点进行攻关；针对自己存在的问题配合练习曲反复琢磨。由于有方法、有目的坚持基本功训练，我的二胡演奏水平在不断进步，能声情并茂地完成歌、舞、乐大小节目的伴奏和独奏的任务，获得观众的赏识和领导的赞许。1964年，团里号召演员要“一专多能”。我热情地兼学侗族中、小牛腿琴，同时还教授舞蹈队的一些演员学习演奏二胡。1966年我又主动自修板胡演奏，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选修乐器也都能较好地适应工作。牛腿琴的演奏参加了《欢乐的社员》、《踩歌堂》等作品灌制唱片录音。板胡上台独奏了《盼红军》、《幸福年》、《草原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公社春来早》等曲目，并成功地完成了大型舞剧《白毛女》、《沂蒙颂》中大量板胡领奏乐段的演出任务。

那些年，州歌舞团的演出主要是在本州内巡回进行的。全州十六个县都去演出过。其中黄平县、施秉县、镇远县、岑巩县、三穗县、天柱县、锦屏县、黎平县、榕江县去得多些，其原因是该县有较宽敞的剧场，适合演出演员人数较多，舞台艺术效果较强的大型剧目。在县城演出，基本上是全团出动，一般40至50人，吃是在饭店或招待所，住是在舞台上或会议室里。下乡演出，几乎都分成三个队：苗队、侗队和小剧队。苗队主要走台江、雷山、丹寨等县的苗族地区。侗队主要走黎平、从江、榕江等县的侗族地区。小剧队主要赴黄平、镇远、岑巩、天柱等县汉语较为普及的地区。我主要参加小剧队或侗队。大家满腔热情，挑着行装、道具、乐器等步行跋涉，沿村顺寨地进行演出。每到一地，大家都比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比坚持基本功训练，有时还要跟随社员下地干活，或采风、学歌、记歌。下到村寨，吃饭由当地村寨负责分散安排到群众家，要按规定交粮票交钱，住宿是在学校、仓库或社员家。晚上演出一般是10点钟左右开始，以晒坝当舞台，没有电灯，全靠点气灯照明演出。有时台上气灯熄了，台下观众就主动凑起马灯上台照着演出；有时乐队灯暗看不见谱，有人就帮打着手电为演奏员照明；有时突然下起大雨来，台上演出停止，台下满坝观众打起雨伞久久不肯离去，待雨停后能再看到我们的演出。在演出中，每位演员、演奏员都按“三个一样”（城市和农村都一样认真，大舞台和小舞台都一样认真，观众多观众少都一样认真）严格要求自己，搞好每场演出。就这样，州歌舞团多年如一日，风风雨雨坚持把戏送到村村寨寨，为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继承、发展黔东南各族的文艺事业而艰辛执着地拼搏着。

州歌舞经过10多年的实践磨练，已经走上成熟。主要表现在：歌队、舞队、乐队、舞美队等的建制都已基本完善，业务水平也

大有提高，特别是在创作上积累了一批质量较高，独具黔东南风格特色的演出节目。因此，于1975年9月州歌舞团奉命代表贵州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文艺调演”。我也荣幸参加了这次光荣的调演任务。这次进京，是我们州歌舞团从建团以来第一次走出省外，把苗、侗歌舞带到北京向全国展示演出，全团演职员工感到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兴奋，情绪无比高涨。在京的一个多月里，吃住在西苑旅社，演出、观摩等活动都有专车接送，条件很好，大家非常满意。在调演的过程中，我们州歌舞团还与江西省歌舞团联合深入到郊区门头沟和一些厂矿进行慰问演出，还参加了国庆游园活动演出等。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的接待，每场演出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江西省团的郭军同志，她的独唱非常出色，每次上台都要重来多次，最多到8次。我们团的芦笙与芒筒合奏节目也很有效果，颇受欢迎。黔东南州歌舞团参加这次调演，不仅为贵州人民增光添彩，对州歌舞团后来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1963年至1982年，上至贵阳、北京的大雅之堂，下到苗村侗寨的晒坝、木楼，我都一人“两枪”（二胡、板胡或牛腿琴），活跃在城乡上下的大小舞台上。可谓山山水水都留有我的足迹，村村寨寨都荡有我的琴声。

跋涉之歌

跋山涉水无尤怨，四处采风历暑寒。
深入民间勤发掘，饱汲滋养饮灵泉。

那些年，我团除了正常短期性和临时性的演出，以及节日慰

问部队，每年还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自己挑着背包、道具上山下乡，边演出、边劳动、边采风、边创作，一去就是个多月以上。1965年在锦屏翘胆长达5个月之久，还奉命下乡参加过“四清”、“一片红”、“斗、批、改”等运动。每到一地，我都不忘向民族民间歌手、乐手们学习，捕捉一切机会上门访歌、学歌、记歌，了解风情习俗，收集了不少珍贵的民间音乐、民间文学资料。特别是1980年荣幸参加《中国民歌集成·贵州卷》侗族分卷的编纂任务以来，三番五次“下海采珠”。走村串寨艰辛跋涉在黔东南的北部方言侗族地区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亲吻其山花的清香，亲饮其清泉的甘甜。首次对“北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较全面、系统的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足迹遍及四方八面，汗水洒遍万户千家，结识了无数民间歌手、艺人，收集了上千首民间歌曲和大量乐谱、歌谣、故事等。并亲自潜心记录整理了100多首侗族民间歌曲。1987年由州群艺馆分《侗族“玩山歌”》、《侗族婚俗歌·酒歌》两册“资料集”铅印出版。后又全部被贵州省“集成办”采用，编入《中国民歌集成·贵州卷》，于1995年12月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为宏伟、浩大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工程之一献出了自己的一片爱心。

“山歌好唱口难开，果子好吃树难栽，白饭好吃田难种，细鱼好吃网难抬”。我所得到的这些珍贵资料，也并非轻而易举，每首歌从田野采集到案头梳理，都是一幅幅多彩的画，都有一首首感人的跋涉之歌。

1968年4月为了得到一本流传于民间珍贵的手抄歌本，我从锦屏茅坪返家乡——地良。在荒无人烟的茅坪高坡上迷了路，饿了啃生糯苕，渴了喝田中水，凉鞋襻脱落了，打着赤脚走，挂包带子断了，双手抱着，直至天黑才找到路奔出密林山外，到家已明

月挂星空。

为了确保《民歌集成》音响资料的高质量，1983年春，我再次奔赴天柱高酿绞环找歌手龙开春和林玉秋补录《玩山歌》。寨上的人说：“玉秋不在家，开春在山后犁田。”我就冒雨去找开春歌手，翻过山，顺着层层梯田往下走去，糊得满是烂泥的田坎使我连人带包一下滑到坎下水田中。正好我唯一心爱的“小饭盒”（录音机）是用塑料包好，才免遭殃。我拖着半身烂泥、冷得颤抖地又往前行，终于在坡脚田中找到了开春歌手。开春激动得不顾下雨活路忙，放下犁耙来迎接。晚上，在开春家盛情的酒席上激动地向我放歌：

你象蜜蜂采花忙，跋山涉水返故乡。

酸甜苦辣你尝尽，不愧侗家歌中王。

唱完，双手端杯亲切、热情地向我敬酒。然后与刚赶到的玉秋歌手对唱起来，满屋欢笑满屋歌，乐得我手中不离“小饭盒”。

为全面掌握“北侗”地区民歌的第一手资料，从中研究其共同的特点和规律。1983年春，我跟龙志远同志到天柱石洞乡下找著名歌手陆宗干、粟多银录了不少的当地“玩山歌”、“酒歌”等。返回时，我不顾下雨路滑，坡陡弯急，乘坐在一辆拥挤不堪的车子上。到天柱时，双脚酸肿麻木，全身疼痛难忍。晚上我仍然坚持扑在案桌上把所收到的民歌进行梳理好。

70年代中期，我回家探亲时，曾听父亲摆谈到：“以前我们‘玩山’时唱的一种歌，现在都没有人会唱了。”这话一直挂我心头，为弄清和得到这种即将失传的“玩山歌”。1982年4月，我从锦屏经小江返家乡——地良。从锦屏到小江有20多里路程，全是花石或石板山路，顶美观好走，路两旁杉树茂密笔直，林中鸟儿串来串去地鸣叫不停，盛开的兰花清香阵阵扑鼻，一派春意盎然的